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三十六回 振國威勝算平三島 建奇功異物貢遐方

卻說關白倭兵，盡皆凍死，後來倭王聞得，知道天命有歸，再不敢來侵犯。革鵬已戮，並無勾引之人，只是青霓島鐵羅漢、白石島屠崆、釣魚島余漏天這三個跋扈自恣，不奉約束。朱武勸大將軍出師征討，就命樂廷玉、扈成、童威領兵一千，戰船二十號，征青霓島；關勝、楊林、童猛領兵一千、戰船二十號，去征白石島；朱仝、黃信、穆春領兵一千、戰船二十號，去征釣魚島。傳下號令，各自整兵不題。卻說鐵羅漢三人，因破了水寨，各自逃回本島。聞得革鵬被殺，關白倭兵盡皆凍死，鐵羅漢心內躊躇道：「我敢盟煽亂，不料潰敗。李俊必興兵要來，所有雄兵都殺死了，存者不過數百老弱，哪裡敵得過？再要去日本借兵，那倭王必不肯發。欲要逃去，又捨不得這好基業。若是投降，被他恥辱。大丈夫寧死，豈可屈膝於人！且待他來。」把島中百姓強壯的都拿來，面上刺字充了兵，也有一千多名，準備抵敵。那青霓島無險阻可恃，平疇沃野，田地肥饒，廣出五穀。各島無田的都來販糴，若是不肯賣，盡要饑餓了。況鐵羅漢又生性強悍，力敵萬人，好不好就要廝殺，所以各島俱畏懼他。島中有座鐵羅山，出得好鑛鐵，打起刀來，鋒利異常，再不肯輕易與人，所以他自號鐵羅漢。山腳下有一石潭，看來澄清，其實有毒，這是鐵汁浸潤的。若誤吞一口，即時肚疼，到一周時，潰腹爛腸而死。鐵羅漢的法度，若有犯法的，也不加刑，把一碗灌下，其人立死。島人因此不敢犯法。

先說樂廷玉、扈成、童威，到了青霓島，並無城郊，都是沃野。村落中，百姓人家收割稻子上場。樂廷玉傳令，不許動一草一木。領兵進去，到鐵羅山下，見鐵羅漢屯在山頂，四圍俱用木柵。樂廷玉見天色將晚，不知上山路徑，且紮下寨柵，明日進兵，遂埋鍋造飯。見石潭的水清潔，就汲起煮飯。不吃萬事全休，一吃下去，軍士都叫肚疼，樂廷玉、扈成、童威還在飲酒，不曾用飯，所以不曾中毒。樂廷玉道：「偶然肚疼，這是常有的，怎麼一千人都疼起來，必然中毒。恐是這石潭裡的水緣故。」急尋土人查問，果然水吃不得的，到周時腹爛而死。樂廷玉心慌，即使童威到國中問安道全解法。童威駕船飛也似去了，那些軍士沉重起來，一個個彎著腰，攢眉叫若。樂廷玉無可奈何。只聽得鼓角齊鳴，鐵羅漢率領蠻兵各執長刀，潑風也似卷來。軍士哪裡廝殺得？樂廷玉忙叫退軍，自與扈成斷後，走得遲的已被殺了一百多人。回到船中，見軍士盡皆要死，心焦得緊。到晌午，童威領五百生力軍來，說道：「安道全說甘草湯可解。盒著一大盤藥末，叫把清水調服。」軍士各吃幾大碗，吐出無數黑水，方才疼止，且在船中養病。樂廷玉、扈成引了生力軍重來交戰。這番鐵羅漢不屯在山上了，一片平洋地上，鐵羅漢把蠻兵擺開，在哪裡毒罵。樂廷玉大怒，挺點鋼槍，領兵趕去，只聽天崩地裂一聲響，都跌下陷坑，兩邊伸出撓鉤來捉人。樂廷玉拔出腰刀，斬斷撓鉤，躡身一跳，跳出陷坑。扈成、童威連忙收步，不致跌下。樂廷玉復挺槍刺去，鐵羅漢將鋼槌抵住，鬥了十餘合，扈成、童威大寬轉趕到，挺槍助戰。鐵羅漢雖勇，當不得三條槍，敗陣而走。樂廷玉緊緊追著，到一洞口，鐵羅漢便鑽入洞去。蠻兵鑽不及的，砍殺幾個，四散逃走。

拿著一個，正要砍下，大叫道：「我不是蠻兵，百姓充做的。」樂廷玉喝道：「既是百姓，怎麼助這逆賊造反？」答道：「鐵羅漢因兵少，拿我百姓臉上刺字充兵。」樂廷玉道：「且饒了他，今後遇臉上刺字的，不許殺害。且問你，這是甚麼洞？深淺何如？」百姓道：「此名烏龍洞，洞口甚窄，只可一人鑽進。裡面寬大，能容二三百人。晝夜點火，預備乾糧。一塊大石生成，打鑿不開。鐵羅漢把金銀珍寶藏著，將鐵門關上，任有千軍萬馬，也攻不開。一應家眷都在裡面。」樂廷玉想道：「他躲在洞裡，也不算好漢。」喚軍士取炭，堆在鐵門邊，用火煽著。不消半日，鐵門熔開了，只是不能進去。又喚將柴草燒著，用長叉推進。那洞裡煙氣灌滿，火欲衝進，焦渴煩悶，怎生過得。外面只管把柴燒進，一晝夜光景，鐵羅漢已熔成汁了。樂廷玉還撥兵守定，出榜安民，將所積的稻穀散與刺字的百姓。蠻兵俱准投降。革除了飲潭水酷政，百姓以後不消乾這杯酒了，都來拜謝。到三日後，叫軍士鑽進。那死屍如墨炭一般，一個個抬了出來，把鐵羅漢首級割下，放在木桶裡。又搜出金銀十萬餘兩，遣童威解去報捷。大將軍就命樂廷玉、扈成鎮守不題。

再說朱仝、黃信、穆春，到釣魚島。那島對面兩座小山，對著山腰裡架一座石橋，通人往來。石橋上造一敵樓，余漏天聞有兵到，先領蠻兵守在敵樓上。橋底下排了鐵柵，進去不得。朱仝到了兩日，余漏天不來交戰。若近橋邊，用竹弩打來。那竹弩利害，用石炮壓住，機殼一發，打到三百步之外，一弩定傷十多個人，所以船近不得。朱仝焦躁，把船移到東邊三里之遙，有路可登。同黃信、穆春上岸，走上岡子一看，有座天生石台，直靠在海外，如建康燕子磯一樣，玲瓏剔透，文采可觀，遍生琪花瑤草，石壁上鐫下六個大字，雖然風雨剝落，還認得出是「任公子釣魚處」。朱仝道：「原來有此古蹟，所以得名。」一帶岡子，天然一座城垣，望見島內，田疇屋宇，雞犬桑麻，甚是蔥鬱。一路隨小岡走出，都是荊棘葛藤，糾結盤繞，刀斧砍不進。穆春道：「銅牆鐵壁，也要設法開來，何況這些葛藤！朱提督你且到前邊拒住，我同黃提督領兵到山後，用鐵剪子慢慢剪開來，從背後殺進。他一定守不住。」

朱仝依計，先下船，分三百兵隨黃信、穆春揀一幽僻之所，剪開荔薛，等到夜深，爬下山岡。那余漏天是一勇之夫，只管其前，不顧其後，況且兵少，分撥不開。黃信、穆春點了十數個人，把民房燒起，火光沖天，余漏天見了，急下敵樓，看哪裡失火。不防黃信趕到，一刀砍為兩段。蠻兵盡拜伏降順，一個也不殺。朱仝見裡面火起，亦上岸進來，搜出口口誅戮。事已大定。那釣魚島不比青霓島富盛，卻是民風樸素，家給人足，倒是安樂之土。余漏天為人刻薄，凌虐小民，百姓見滅了，無不歡喜。朱仝出榜安撫，將金銀之物並首級命穆春解去報捷，所存米麥，亦皆分散。

百姓感激，抬一件東西來，送與朱提督。朱仝、黃信一看，原來是條大蛇，有十丈多長，三百斤多重，垂首喪氣，似將死的一般。朱仝道：「要這大蛇何用？」百姓稟道：「此名巴豕，其肉甚美，食之益精延壽。那膽如鴨卵大小，價值百金。一應風疾服之立愈。兼能消痰、定喘，壯人筋骨，平時不易得的。勇健如飛，螫人立死。四季來朝任公子，預先張網，方可捕得。將藥酒每日灌他，似醉一般。十日之外，毒氣全無。或糟或臘，甘美異常。馬國王在日，余漏天不肯貢獻，唯共濤丞相送他一瓶。余漏天每年責限收捕，不知受了幾多屈棒，也沒有這樣大的。老爺是中華福人，故有此異物出現。」朱仝喚主人割開，果然膽似鴨子，金光閃閃。將炭火逼乾，貯在磁罐。自有別島人來求買。把肉煮起來，肥甘如熊掌。與黃信同嘗了些，將去送與國母、李大將軍。安道全道：「此蛇之膽，真與黃金同價，沉痾立起。前日療高麗王的病，全賴此品。肉亦有益於人。」大將軍便分給與眾位。就命朱仝、黃信鎮守釣魚島不題。

再說那白石島，境界更奇。天生成這石島，雪也似白，光溜溜不生草木。屏風峭壁，四面環繞，出入傍海。一個大洞，中央一片平地。方幅百里，地極肥饒，出一種香糯，如桐子大。取島中金沙泉釀成酒來，香甜濃馥，容易上口。醉了三日方醒，又不壞人，名為香雪春。還有一件珍物，形如鷓鴣，在竹林中哺出來的。春時極肥，用米粉蒸熟，骨脆肉腴，名為竹鳩。此兩種是白石島進貢的方物。

那屠崆兇惡，比鐵羅漢、余漏天更加貪淫縱酒，島中的人，無不切齒的。屠崆聞有兵到，把洞門下了鐵板，隨你攻打不開，島中錢糧廣有，無求於外，兩三年也守得定。關勝、楊林、童猛，領兵到了，並不見一人。洞門鐵板闔定，那石壁從海底生起來，無陸路可登。那股海水流入洞裡，船進方可登岸。石壁有三丈多高，像白玉碾成，沒有痕跡可用手腳。將船周回搖轉看時，多是一樣。楊林道：「天生的石壁，哪裡破得！聞得樂廷玉用炭熔開烏龍洞鐵門，我這裡也用幾萬柴炭熔開。」童猛道：「洞是海底下環起的，把柴炭放在哪裡煽火？若在船上，船先燒了。」皆笑起來。楊林道：「到國中再請兵將來商議。」關勝道：「這裡兵將盡足，只是無可用力。青霓、釣魚皆已攻破，同發三枝兵，若我們破不得，有何面目去見大將軍！」關勝坐臥不安。

只見有只小船海面上蕩來，兵卒把撓鉤挽住，只有兩個船家，一個坐艙。關勝看那坐艙的相貌古樸，年紀有五旬，不像外洋人。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來做奸細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是揚州人，喚做方明，不是奸細。」關勝道：「到此何幹？」方明道：「小人十年前合伙到此貿易，翻了船，伙計皆死，回去不得。流落在這裡一個小澳裡，地名黃沙洲，賣些草藥度命。有個女兒年方八歲，乳名秀姑。因喪了母無人看管，就帶在身邊，今年十六歲了，有些姿色。因這屠崆淫徒聞知了，一月前被他搶去。那蠻婆又極厲害，生性妒忌，島中婦女不知坑陷多少。不知我的女兒死活存亡，故來探望，不曉得將軍在此，有失迴避。」關勝道：「那屠崆武藝何如？有多少蠻兵？錢糧支持得幾時？」方明道：「那廝沒基本事，蠻兵不過四五百，只有錢糧充足，便十年不出來也不打緊。馬國主嗔他不貢香雪春，興兵來征。他閉了洞口，奈何他不得。若見有兵，便縮了進去，所以喚做石烏龜。」關勝道：「我奉暹羅國李大將軍之令，因他借日本國兵來煽亂，差來征討，只是攻打不開，你有甚麼算計？」方明想了想道：「將軍差兩個人進去，在裡面做細作，就可破了。」關勝道：「洞門緊閉，如何叫得開？」方明道：「將軍把船移過，那洞邊峭壁上有一小孔如錢眼大，他把千里鏡照看，見外面兵退，自然開洞。」關勝大喜道：「若成了功，封你官職，將女兒還你。」賞以酒食。命楊林、童猛藏了暗器隨方明進去，就把戰船移在側邊，果然不消半日，洞門開了。

楊林、童猛在方明船裡，搖進洞口。只容一船，裡面一條大溪，直貫上去，接那山水下來，清澈見底，多是五色石子。兩岸田園屋舍，茂林修竹，竟是個桃源。沿溪行了五七里，方到屠崆的住所。高廳邃閣，極是齊整。門邊有四五十蠻兵站著。方明向前通了來意，蠻兵搖手道：「進去不得。」方明正要再問備細，只見屠崆氣烘烘走出來，上南飛跑。後面一片喊聲，蠻婆手執雙刀，五六個蠻婦跟出來。楊林、童猛閃在一邊，看那蠻婆怎生模樣：

頭結黃毛髻，珠翠鋪勻。身穿毳紅衫，絨繚束緊。眉濃眼大搽膩粉，如初放繡球花；喉破軀雄展嬌聲，似出林獅子吼。不是吃人羅剎女，定為縛鬼夜叉婆。

那蠻婆舞著雙刀，一頭趕一頭罵。罵道：「你這石烏龜，偏向那小妖精，做我老娘不著，今日一同殺了你。」屠崆只是飛跑，再不回頭。蠻婆趕不著，喘噓噓的指著罵。蠻婦勸轉，捫著胸脯進去，楊林暗笑道：「直得甚麼，原來是怕老婆的元帥。」方明再細問蠻兵，答道：「為你這女兒，島主寵愛他，另住在上面一所房子內。」指裡邊道：「那個主兒不忿，終日廝鬧。」方明問道：「另住在哪裡？」蠻兵努嘴道：「不上一里路，我引你去。」方明、楊林、童猛隨蠻兵走去，有一小門樓，進去，見屠崆呆著臉坐在紅毯上。方明向前施禮。屠崆也不起身，叫他坐下，問道：「這兩個是誰？」方明道：「一般的親眷。」屠崆也叫坐了，說道：「你的女兒在這裡，安享富貴，你來瞧甚麼？只笑那婆娘不良，要和我廝並，少不得殺了他，同你女兒快活。你不要回去了。」叫喚小夫人出來，楊林偷看時：

芙蓉為面柳為腰，人在揚州廿四橋。

何事飄零東海外，石龜深洞鎖妖嬈。

那秀姑見了父親，道個萬福。睨那楊林、童猛，卻不認得，也道萬福。楊林、童猛起身回禮。屠崆扯秀姑坐在方明肩下，秀姑與方明說些家常話，不覺流淚。蠻女捧出兩個蹄膀，一隻熟鵝，大盤肉包子，斟上香雪酒。屠崆並不讓客，把解手刀割那鵝肉，大碗酒只管吃。楊林、童猛聞得馨香，也便大吃。吃了多時，屠崆大醉，蠻女扶進去睡了。秀姑哭道：「蠻婆日日要來殺我，性命決然不保，今日得見父親一面，死也甘心了。」方明附耳說道：「我兒不要憂心，這兩位將軍是暹羅國差來的，今晚就要開除，你躲開些。」秀姑道：「他醉了，明日晌午方醒，臥房只有幾個蠻女，進來不妨。我且進去，伏事他睡好，再叫拿酒來。」秀姑自進去，蠻女又拿酒來，童猛道：「這酒果是好滋味，不要也醉了，耽誤正事。」楊林道：「屠蠻倒是直漢子，並不疑心。」童猛道：「見丈人引來，是內親了，故此托膽。少停下手，只要蠻婆不知覺，便不妨事。」又吃了一回，起來看了出入的路。

候到三更，方明引童猛、楊林窺進臥房，見秀姑對著孤燈而坐，那屠崆鼾聲如雷，兩眼閉著。楊林、童猛拔出短刀，揭開錦被，按著脖頸割下首級。四個蠻女都倚壁而睡，童威也要動手。秀姑道：「不可！這是伏事我的。」楊林提了首級，叫秀姑出來，把臥房鎖著，等到天明，對方明道：「你同女兒在此，不要走漏消息。待我們去接關提督來，殺那蠻婆。」放首級在船頭內，叫水手搖船到洞口，喚拽起鐵板，放我們回去。守洞的蠻兵曉得小夫人的親戚，便開閘板。楊林道：「還要轉來，且開著。」

到戰船邊，關勝懸懸而望。楊林提了首級跨上船來，說了一遍。關勝大喜，叫快把船放進。先是一隻進了，後面的魚貫而入。守門的兵攔擋不住。直到裡面，蠻婆還不知覺。關勝把兵圍住，蠻婆披頭散髮，舞雙刀而出。關勝一青龍刀劈去，蠻婆倒地，兵卒也把來割了首級。蠻兵盡來投伏，喚把屠崆夫婦屍骸掘地埋了。出榜安民，謝方明道：「全虧你得破此島，待申過大將軍，重重賞你。」方明道：「將軍與島民除害，又救了小女，老漢何功之有。」關勝查點倉庫，也有金銀、米穀、珍異之物，香雪春堆滿一屋，竹鳩還有醉的在哪裡。開了酒，與楊林、童猛、方明一同享用，大賞軍士。申文開方明功績，並解香雪春、竹鳩、屠崆首級。過兩三日回文轉來，留關勝、楊林鎮守，方明授守備職銜，一同協理，掣童猛回去。

童猛辭了關勝等，回到國中。大將軍道：「兄弟多有功績了。那香雪春你們先吃了幾多？解來的送十瓶到宮中，餘下的與眾兄弟同吃，還不勾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我一生當得兩番好酒滋味，這香雪春是一番了。前在梁山泊，太尉陳宗善來招降，龍鳳擔內裝十瓶御酒，被我偷吃了六瓶，也還不如得這香雪春哩。」童猛道：「那島果然生得奇特，真如白玉琢成，闔了鐵板，再進去不得。幸遇方明，跟了進去，那屠崆是酒色之徒，我與楊林認做小夫人親戚，一同坐下，斟下香雪春，不敢多吃，恐誤正事。昨日回來，方與關勝、楊林吃得暢快。如今香稻新熟，已喚島民釀來了。那屠崆先倒了運，被蠻婆趕殺，不敢回拳。可見怕老婆的不是好漢。」眾人皆笑起來，大將軍道：「自從共濟篡位以來，有大半年征戰，日夜操心。幸喜關白、革鵬就戮，三島戰平，可以高枕無憂，且與眾兄弟快樂，過此殘冬。」燕青道：「安不忘危，有國家的不比庶民，須兢兢業業，若偷安縱逸，大則喪國，小則亡身。如道君皇帝，用蔡京為相，奸黨互結，上下蒙蔽，不親政務，致陷了汴京，父子北狩。馬賚真優柔不斷，權歸共濟，有篡弑之禍。大將軍初開國基，務須勵精圖治，不宜自耽逸樂。目下有件震威柔遠之事，可宜速行。」正是：家破必因浮蕩子，國興知有謙言人。不知燕青說出甚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歷敘三島山川形勢物，俱有儷語鋪綴，並不雷同合掌。可作三島小記。敘用兵處，不甚費力，此處文體，只合如此。）